

# 卷一百三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正德元年刊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明丘濬撰

卷一百三十九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C4491800

書名

撰者

卷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所審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賞功之格上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也受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頤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

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英布彭越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夫大君待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朱熹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象所謂必亂邦聖人之戒深矣

又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所得底永分別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

立富國曰初言師之出上言師之還至此則功成凱奏之時也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國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詭道而販縑屠狗之人孰不願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九  
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邪蓋以小人有功固當例以賞之若使之參預國家之謀議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於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其意嚴矣

臣按人臣有功於國家功之大者則分土以封之次者則列爵以授之與之以土田錫之以爵位因其功而予之賞固不可分別之也然於其中  
有德學才識者則付之以官守職任使得以展其才而盡其用若夫資稟庸下局量褊淺與夫心術偏邪者則使之奉朝請居閑散有土地

以世食其祿有職名以世延其賞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祿也程傳謂賞之以金帛祿位而本義則謂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優以金帛臣竊以為小人難養而不人人知所以自反彼見同功一體之人皆有爵土而已獨无焉安能使其无快快之心哉當如程氏言與之祿位如朱氏言優以金帛但俾食邑而不臨民給祿而不蒞職如此則得正功之典而亦無亂邦之禍矣

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大學衍義補一百九  
程頤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又曰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註語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死殘暴之咎也

臣按程傳以有嘉屬上句朱子以有嘉折首為句考漢書劉向上疏引此爻辭以明陳湯之功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亦以有嘉折首為句蓋嘉善也美也人臣奉君命以出征有殲厥渠魁

之功故有以嘉美之也蓋戰功莫大於獲其渠魁其於首惡之渠魁既折而馘之非徒取其脅從之醜類以備數塞青而已其為功大矣豈不可嘉尚之乎蓋所折者所當折者也何咎之有彼不能折其首而徒取其類則有非所殲而殲者矣豈得無過咎哉王用將以出征而將能用王命以折寇之首以正邦既有可嘉之功必有嘉功之實此王者於出征有功者所以有爵賞之報也欤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朱昭

弛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也之鐘鼓既設一朝饗大飲賓曰饗之

朱熹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呂祖謙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宝藏之弓一朝與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漢哀帝發府庫兵送董賢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

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此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刻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臣按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之詩以明報功宴樂先儒謂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反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藝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為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

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  
當如是矣噫一弓之微古人猶重之如此况先  
王之爵祿天所以命有德者哉其不可輕予無  
功之人也可知矣

司勳掌功賞掌六卿賞地賞田也之灋以等差也其功王

功曰勳輔成國功曰功保全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勞

勤治功曰力強者戰功曰多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

之太常日月祭於太丞冬祭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

其貳副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輕重

司總功功大者重其賞功小者輕其賞凡頒授賞地參之一食三十分計

食其一功臣唯加田無國正賜之免其征稅

王昭禹曰先王於有功之臣銘書於王之太常使  
與日月同其光識之於不忘也祭於木丞使與先  
王同其榮報之而致厚也

臣按司勳所掌之六功不止於戰也乃以屬於  
司馬何也蓋軍賞不踰時與之速則人心勸報  
之緩則人心疑屬之他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回  
復徒有壅蔽之害增減之弊不足以激昂人心  
也然其戰功所行者其事有難有易所遇者其  
敵有堅有脆故其行賞也又必審察考驗以視

其勤勞功力與夫謀等之大小多小難易以為之輕重高下焉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

杜預曰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勲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臣按軍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為善之利故飲至之禮方置其爵卽書其勲勞於策書之上所以激勸有功臣子興起趨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

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責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臣按易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恐其徇私而不靖也然既用之已效其力而成夫功矣而又棄絕之焉自非明理守道之君子不能不舛望也是以君子作事用人必謹其始苟失之於初則必善為之處置委曲以成全之以厭其素望遏其非心如此則功臣保全而國家安靖矣

晉文公與荊人戰于城濮公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

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  
又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  
復也乾澤而魚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  
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  
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  
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百世之權也寡人既行之  
矣

臣按晉文公為五伯之盛伯者雖曰尚功利然  
文公之施賞不徒賞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賞其  
道義之士蓋去古未遠聖人之澤猶存至秦以  
後則不復有此論矣

戰國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頻一笑嚔有  
為而頻笑有為而笑今豈特頻笑哉

臣按人君之爵賞所以為臣下所重者以人君  
能自重之也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視之得之  
以輕而人亦以輕視之昭侯一國之君以一敝  
袴之微猶六輕以予人况爵祿乎有天下之大  
者烏可輕以先王之爵祿而濫予乎人哉

司馬瀟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

臣按司馬遷雖作於戰國然多成周之遺制也  
蓋於定功行賞之時具其功狀有功者以罪減  
功有罪者以功折罪

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臣按賞責乎速速則人心悅慕而興起況乎軍  
功之賞尤不可遲遲則事已而人心怠矣蓋賞  
之為賞非徒以報其人已然之功實用之以起  
後人奮發之志後世遇有當賞文移覈實動經  
歲月甚至有其人已死而後得賞者嗚呼其弊  
也久矣夫賞有兩端曰官曰財而已功之小者

賞之以財功之大者賞之以官賞以財隨事而  
給可也賞以官官非人臣所得專者然古有承  
制封拜之比遇有出師命將許以使宜行事者  
宜給以官券如古告身之類中空其名遇有功  
者隨其大小填注以授之俾執以照蓋許之以  
名而未予之以實也必待奏聞命下而後實  
授焉如此則立功之人既有所懷感而未立功  
者亦知所興發矣

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  
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

賞者士之所死

臣按將領士卒皆國家之臣子平日食君之食衣君之衣凡仰事俯育者皆君之賜也一旦有事少效微勞而又欲希其賞賜可乎雖然此新臣子之義而言爾若大人君之用人則不可無賞賚之仁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臣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嗚呼生天地間而靈於物者人也人與人同類相生以相愛相死以相衛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偽

滋人與人乃相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殺人以為功是豈人道當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時已有戰爭之事然其人化服即止不至殺戮之甚如後世也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級後世襲用之以為當然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後世忍心貪功之人乃至誣平民截死屍以為功次皆秦作俑之遺禍也臣嘗謂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難得其盡善而無餘弊何也蓋與師動衆人至多也臨陳對敵機無窮也不殺則不足以退敵而功不成是武之成必在於殺人也是故論

功者恒以殺敵之多少以為功庸之差等古昔盛時固已獻馘于學宮載之詩禮者可考也非但秦也蓋至秦乃益甚焉耳今若不用秦之法而於武功告成之日一例陞賞然而勇者怯者同賞孰肯效死而爭先若依舊以首級為功方其戰酣乘勝之際其勢有進而無退既斬敵首何暇轉而持之非獨為人所有而敵亦或得以制其命矣二者皆非萬全無弊之法然則果何如而可臣竊以為自古國家所以賞功者爵與財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貴財以利而致富是名

與利富與貴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為賞功之具蓋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體者人之所甚愛人能舍其所甚愛甚惜之性命身體以為我操兵戈以禦敵衛生靈以安社稷厥功莫大焉於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貨財官爵以報之焉報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將來之志非但為其人蓋為乎國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緩有急有易有難不可以一例觀也不可以一例觀亦不可以一例報然而戰陳之時急迫之際紛亂之中

安能一一得其輕重多寡之實而權度之不差哉將使人臨陳而監之歟則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將使人隨衆而紀之歟則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則將待其功成而通弟之歟則是非真贋又將何所據而分辨臣竊以為古今有言惟公生明公則已不為私明則人不能欺在已者既不為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敢欺已矣國家當有事命將之時必於廷臣中擇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執者以為紀功之官使其隨時制宜權其緩急難

易以定其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證一有疑似難明紛爭不一者即與移文考覈結正必須詩實歸一然後明白開具榜於通衢如科試揭曉然者有不公者許其指名開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有賊者計賊論無贓者削取其功次如此雖未盡善亦庶幾乎大凡天下萬事莫外於一實惟實則人心無不悅服更乞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為定式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造冊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投報

大學衍義補 卷九  
效者則具名開奏取 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為 國出力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為之不可不知也又有將帥遇有征差輒將子弟親識奏 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曾臨陳往往敘作軍功不次陞賞夫以出師取勝非一人智力所能獨成其臨陳奮勇者固為有功然左右將領為之叅謀運智以助其所不及協力幹濟以輔其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無者烏可全謂其無功哉但不可以斬馘

論耳為今之計宜多立名件如斬將奪旗奮勇當先之類各於本類下次其各姓拜著其所效之實績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其人隨從其官叅謀運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既死無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陳戰亡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陳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為王事而死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賚其子

孫

漢高帝六年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蕭何封鄼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

內侯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又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千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

臣按以高祖初得天下論功行賞以定功臣位次而以蕭何為首群臣不服故帝以獵為譬斯言也非但可以定創業之功臣凡後世有出師取勝而還其功次亦當以是為法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臣按朝廷設為武爵專以報功非有軍功不可

得也如此則天下之人有欲得之者皆爭先奮勇以求之矣苟可以他途而得刑人皆起其速化之心以趨易進之路孰肯捐軀捨命以求其所難者哉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于藁街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於事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

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為郅支本亡  
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  
衡顯復爭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  
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  
復錄

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  
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  
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  
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  
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胡寅曰甘延壽陳湯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  
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逐事之法也劉向  
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  
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  
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張耒曰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  
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  
匈奴獨一陳湯得單于耳若裂地封湯而著之令  
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湯者無罪而封湯侯吾意  
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何遽有

邀功生事之憂哉

陳瓘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衡於郅支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春秋書逐事公羊以為生事之詢而胡氏以為繼事之辭又曰專事之辭蓋人臣行事無不稟命於君出境而遇事之係國家安危者專之可也夷狄處化外古之帝王固以禽獸畜之而不與之較苟乘其敗亡而取之雖奉天子命亦非是也蓋王者體天以行事彼未嘗犯吾境戕吾民而吾以私怨小憤因其敗亂而乘之非

天立君之意矣君之行事必承天意臣之行事必奉君命君命不出於天臣固不可行也况臣不奉君命而所行不合於天也哉陳湯郅支之事說者不一揆之天理協之時事彼誠於吾之國體有損於吾之生民有害反之於心吾理無一之不是而彼皆非質之於事吾辭無一之不直而彼皆曲湯等殺之雖有矯制之罪亦有安邊之功則如胡氏所云別加任使而厚報如此不啓後來之邊釁而亦得以收其才智之用於他日焉張耒之議豈可聞於外夷獨不慮彼亦

將悖而入乎陳瓘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國家處事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議烏用避嫌為哉但朝廷之上議功封爵而使房闥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夫可恥也

成帝時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鄴說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而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非所以示後

勸化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鄼侯

臣按我

聖祖開國之初功臣封公者六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其後列侯又有進封為公者今其子孫存者蓋寡其在前朝以罪廢者固難復其爵位惟今從享

太廟及列祀功臣廟者宜如成帝訪求漢初功臣之後舉其尤功錄用後人俾不絕其祀亦所以示後勸功也

光武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者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沒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侯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特進

奉朝請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李靖對太宗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羽寇鄧耒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請光武得之

張拭曰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開玉關以謝西域安定南北以為單于久遠之

討處置功臣全其始終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  
中來

臣按自秦漢以來得待功臣之體者莫如光武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  
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  
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  
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  
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  
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臣按天下所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

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  
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為而上不  
知也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爾蓋是時  
天下分裂各相為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非  
列國相矜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以上賞功之格上